

TS235.4/4245(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4

11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徃徃於點綴指次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別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世將

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
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
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
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
善爲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
漢可方晁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
宋仁廟嘗諭庭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

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
其恣態橫生別爲韵折令人讀之一唱
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
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
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
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抑
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

歐文
處抑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
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五代史別
有鈔今錄其文集行世者首上皇帝書
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表啓
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五
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
首次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

表祭文行狀二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
一十首釐爲三十三卷噫姪桂嘗以予
酷愛歐陽公敘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
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
齷齪不足數况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
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
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

之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鬯以相博古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墮菽食而已予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歸安鹿門茅坤題

歐陽文忠公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瘁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近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收集賢校理

國文
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
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
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
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
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
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
目仲淹衍及修爲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
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爲黨論者尤惡修異
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賴仁宗終

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會保州兵叛出修
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仁宗
面諭曰勿爲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風
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
勿以中外爲詞爲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
中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
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
府以母憂去旣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髮白問在
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人恐修

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
承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
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
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
寺修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
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
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
文使近古學者盡爲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爲天下宗
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

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
五代史敘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
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
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
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
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
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
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矣又因暇日盡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上有所問

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譏之修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在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

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
刻爲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說爲多所著易
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
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辨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上書二首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詔言事上書

第二卷

書疏劄子共八首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書

國文
目錄
論選皇子疏

論水災疏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論葬荆王劄子

第三卷

劄子十二首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薦司馬光劄子

乞獎用孫沔劄子

乞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論狄青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論張子奭恩賞太頓劄子

論江淮官吏劄子

第四卷

劄子九首

乞補館職劄子

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乞添上殿班劄子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論軍中選將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請耕禁地劄子

第五卷

劄子十首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論麟州事宜劄子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第六卷

狀八首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論茶法奏狀

論史館日曆狀

議學狀

乞與尹構一官狀

舉丁寶臣狀

再論許懷德狀

第七卷

狀四首

論修河第一狀

論修河第二狀

論修河第三狀

再論水災狀

第八卷

狀六首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契丹侵地界狀

論劉三嘏事狀

第九卷

表啓共二十二首

謝知制誥表

滁州謝上表

揚州謝上表

謝宣召入翰林表

再辭侍讀表

進新修唐書表

辭樞密副使表

賀平貝州表

乞罷政事表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南京畱守謝上表

亳州謝上表

謝賜漢書表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謝石秀才啓

謝按勘啓

謝進士及第啓

第十卷

書十二首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

投時相書

上杜中丞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陳員外書

與黃校論文書

與謝景山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與郭秀才書

第十一卷

首十三首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與張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祖擇之書

答李大臨學士書

答徐無黨第一書

答宋咸書

答吳克秀才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第十二卷

論四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下

論為君難論上

論為君難論下

第十三卷

論四首

本論上

本論中

論本論下

第十四原弊論

第十四卷

論七首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春秋或問

秦誓論

朋黨論

縱囚論

第十五卷

史論九首

唐書兵制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五行志論

五代史梁太祖論

五代史唐明宗論

五代史晉出帝紀論

五代史周世宗論

第十六卷

史論十一首

五代史職方考論

五代史司天考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二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王進傳論

五代史一行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第十七卷

序十二首

帝王世次圖序

外制集序

內制集序

薛簡肅公文集序

蘇氏文集序

廖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仲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謝氏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第十八卷

序十一首

章望之字序

張應之字序

鄭荀改名序

送王陶序

送徐無黨序

送楊真序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送廖倚歸衡山序

送曾鞏秀才序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第十九卷

序傳共十首

傳易圖序

詩譜補亡後序

刪正黃庭經序

韻總序

孫子後序

續思穎詩序

禮部唱和詩序

集古錄目序

桑暉序

六一居士傳

第二十卷

記十四首

仁宗御飛白記

御書閣記

相州晝錦堂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李秀才東園亭記

泗州先春亭記

真州東園記

許氏南園記

叢翠亭記

菱溪石記

浮槎山水記

游儵亭記

伐樹記

第二十一卷

記十一首

吉州學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畫舫齋記

峽州至喜亭記

夷陵縣至喜堂記

偃虹亭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明因太師塔記

第二十二卷

碑銘四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
道碑銘

第二十三卷

碑銘六首

觀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銘

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公神道碑銘

第二十四卷

墓誌銘四首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墓誌銘四首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

銘

第二十六卷

墓誌銘五首

國文
目錄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

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第二十七卷

墓誌銘六首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第二十八卷

墓誌銘八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墓誌銘十首

江鄰幾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薛質夫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銘

國文
目錄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第三十卷

墓表十二首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右班殿直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第三十一卷

祭文行狀共十一首

祭謝希深文

祭吳尚書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祭石曼卿文

祭丁學士文

祭程相公文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第三十二卷

頌賦雜著共十首

會聖宮頌

跋華陽頌

秋聲賦

憎蒼蠅賦

怪竹辯

雜說三首

論尹師魯墓誌

記舊本韓文後

讀李翱文

書梅聖俞藁後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目錄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蘇庠吳紹陵王繩重訂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覽此書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歐陽公少時已具宰相之畧如此不可不知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

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人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

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今因家正坐此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

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慢書已上逾

年而不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總上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闔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

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

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旣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竝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

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漕

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直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

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
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
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
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
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
入十倍是可久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
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
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
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

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水
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
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
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
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
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
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
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
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

郵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
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
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
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罷度
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
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
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
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爲工
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

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
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
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
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
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
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
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
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
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

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魏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

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

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人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

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繆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非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

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

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輟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

○一○喻○更○痛○快○

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

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買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

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
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
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
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
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于積
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
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
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
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歐公經畧已具見其槩矣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
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
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
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頃有開門手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
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
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
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

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如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

之勢歲危于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行力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

國文 卷一
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

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

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
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
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
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
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
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
于中又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
抽出已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
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

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
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
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
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
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
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
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無應破指揮旦夕之間
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
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

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

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旣多是老

國文 卷一
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

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引註明切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

國文 卷一
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勅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

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

切情事

國文 卷一
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
快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
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臂庸懦暗劣之徒皆委
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
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
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
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
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
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

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
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
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
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
八萬尚能困國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
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
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
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
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

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
 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
 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
 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
 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
 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
 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
 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

我太祖初建
 金陵陳友諒
 約士誠合兵
 入寇太祖患
 其遲則併力
 難支也密遣
 康茂才詐令
 人許友諒為
 內應於是友
 諒利而爭先

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
 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
 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吳則可牽其南寇之
 力若不助吳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
 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
 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
 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
 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
 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

潛兵入寇遂
覆之龍江關
下友諒僅以
身免而士誠
猶不聞正與
歐公所議合

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
師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
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
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
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
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
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

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
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
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
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
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
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
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
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
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

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賊汗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賊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

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三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賊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賊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

國文 卷一
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
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
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一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書疏劄子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劾去陳執中

好疑自用起眼目以下六七

層委曲打出如川雲如嶺月其出不窮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
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
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

國文 卷二
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
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
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夫則其國之忠臣必以
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士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
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
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
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
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

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

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

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

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

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

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

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

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

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

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執中陳執中韓范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其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

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
 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
 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
 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
 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
 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
 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
 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
 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
 繼說出

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

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

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

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

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

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

上傲下，懷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

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

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
 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
 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
 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前應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
 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
 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
 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包拯不能不汗顏心服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
 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
 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
 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汗
 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
 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
 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

國文 卷二
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
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
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
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
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
雙、申、得、好、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
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
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

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
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詎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
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
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
其命出臺中寮屬又文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
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
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

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
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
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脩紀
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
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
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
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

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
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
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已利讒
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
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
仁、朝、時、景、象、如、此、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
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

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微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

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

宜取爲其所不宜一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

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

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

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

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

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

避也又稱美一番不蔽其善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

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
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
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
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
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
伏俟誅戮

論選皇子疏

忠悃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
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
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兵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
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
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
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

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

乘公主出降而入話頭

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踈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

客情

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

主情

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

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

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

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

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

上下之意不接其餘互相感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

癸

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

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
以區區而欲言也伏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
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
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
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水災疏

言人所不敢言亦人所不能見如此奏疏漢
唐所少

臣伏觀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
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
水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滄浸
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
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
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

水纍纍老幼狼籍於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
浸注棺椁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
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
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
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
水漲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
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驚懼
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
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

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

入話頭

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

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

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

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

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

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

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

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十人者甚多材

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旣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

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

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
備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羣兵窺覬陷于大禍
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况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
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
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
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
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
內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
之待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

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
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
故為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竦動}天下臣民所以為愛
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
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
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
本支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

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
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宋承五代及
勢祖黃袍之
變以此中外
起議而歐公
亦不能不言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如初議者
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
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
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
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
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
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之知爾臣之前奏乞留中

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
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此所謂五行
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
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
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
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
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

國文 卷二
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方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

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况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

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在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

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
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宋人並以歐公建議爲非然其據經論辨處
亦自精密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
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
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
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
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

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
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廣本末之論也臣請
爲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
因無見有處
月喪服令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
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
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
法爲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

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
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
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
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
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
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
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
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

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

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卽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

三段分釋極
明折痛快以
其所議並合
經與宜人情
改也

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
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
云定陶恭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
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
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
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
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
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

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又翻更明夫去國號

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
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
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
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
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
遂以爲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
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爲

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

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嗶嗶而不止也以先被衆夫為人後者

既以下說纒入正義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

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

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

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

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

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

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

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

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

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

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

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

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

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

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又就人情所不安處洗發提點一翻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
 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
 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
 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
 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
 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
 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
 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子孟復
 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予按濮議所請稱親置園立廟濮王之子若
 孫世守其祀本出於天下萬世之公而非有
 悖於典禮者特當時臺諫呂誨范鎮等過激
 故為紛紛耳至於本朝

興獻帝事大畧與此相同蓋亦天理人情之不
 容已者張桂首議時予方以髫年侍先輩間
 先輩每語及輒為怒而裂眦及讀大禮或問
 爽然自失矣然呂范諸公始以議禮被譴已

國文 卷二
而復起張桂用事後而議禮諸臣錮且沒齒
矣予特爲之累欷太息云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本朝唯三原王公可及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
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
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
事欲愛民節用而常在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
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
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
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

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金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金以入已，賊論仍

乞選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賊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葬荆王劄子

總只是恤財用上為本

臣伏觀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
 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
 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
 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
 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
 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
 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

矣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蠹
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此不知所
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內若于是浮費若干
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
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
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
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
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
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

各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

禮國之計

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
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
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
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
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
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
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
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

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後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禮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

時取進止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二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劄子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歐陽公此時亦必聞范富所條之事恐仁宗
一時不肯遽行又怕羣小內攻故先爲頂門
一針語所謂拿雲手是也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
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

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
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
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
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况
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
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
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
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

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
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
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
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
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
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
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
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
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

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
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
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進取止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猫之捕鼠須咬頸公之彈劾昌朝却本所薦
引之路攻之仁廟焉得不動心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
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
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為陰謀
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
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
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

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

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又據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

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

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摛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其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禪補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公至言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
 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
 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蕤爾無聞上辜聖恩下
 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
 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
 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
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
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未前後補益甚多
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
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
能動人主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
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
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

歐陽公進諫善為自曠納約所以

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

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
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
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

又妙

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
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
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
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肯合意初聞若可喜者

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與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

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

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
 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
 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
 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
 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
 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
 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
 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

專破士疑

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
 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
 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
 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
 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

歐公每就事剖析

又妙

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

王荆公學行屬望固似不難而呂申公則歐公所仇而屢斥之者今舉其子可見公之公平正大矣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旣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旣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効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

貴權而旁有羣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効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說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無由取信幸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旣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

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呂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靜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閒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上兩員今諫官尚有虛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効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

薦司馬光劄子

司馬公之不伐歐公之推賢可謂兩得之矣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
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
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
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
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
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

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旣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旣詳知不敢不奏

乞獎用孫沔劄子

老成典刑之見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尙書戶部侍郎孫沔尙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仁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

於今豈得無
如孫沔而特

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况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疆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弃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宋史與沔之良

之與沔亦沔降于

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此即古人斜封之戒文凡五轉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况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

當此病廢卽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肖須防詐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羣臣各有職事苟有關失自可任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

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論狄青劄子

言人之所難言見人之所不見只緣宋承五代之後歐公故不得不爲過慮然亦回護狄公狄公亦所甘心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

國文 卷三 十六
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
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
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
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
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
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
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
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

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
出得此人旣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
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
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
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旣能自以勇力服人
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
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
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
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

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
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
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
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
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
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
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
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
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

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

夫妙手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

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

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

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

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狠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

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

於事體又採得好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

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

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侯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何等熟慮何等忠悃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害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

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齟齬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

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旣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

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

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刑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蓄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臣伏觀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
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
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
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肇畫中將領機宜

臣伏觀勅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
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
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
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

國文 卷三
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
或曰戡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
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
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
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專若小事又不
由戡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戡則四
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戡一一
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
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但使

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
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戡可用則推
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
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各統四
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
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
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
韓公當亦心照
西來有此孽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
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
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
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
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
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慨切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
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
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
勞絕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
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
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
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

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
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
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
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
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
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
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
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
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

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
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
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
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
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
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
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
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
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

國文 卷三 二十五
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
不思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
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
或歛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
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
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
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
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
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

怨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
 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
 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
 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
 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
 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
 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
 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
 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

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掠奪生人男女金
 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
 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
 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益用命則破賊
此一轉尤足以塞議者之口
 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
 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
 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
 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
 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

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
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和陵玉繩重訂

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是大體要處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
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辨
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
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

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畧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

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按宋制館閣取士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而其外又有制科召試以待非常之士而今獨有高第與庶吉士兩項而已餘則並不可得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開誠布公之見漢唐以來所少者

世宗庚戌年虜犯京邑來通馬市亦下百官羣議亦同此惜也次日又將出頭建議者並坐禍譴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叅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

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畧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踈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

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踈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

國文 卷四
四
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

忠悃之識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欲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羣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

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
搔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
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元是
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
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
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聞
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說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
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
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
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
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內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內朝廷
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欲乞凡遇朝
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聞事
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不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目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得上殿奏事今雖邊
 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厲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
 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遊心清閑頤養
 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
 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擴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
 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

乞添上殿班劄子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不得進見今聖
 體康裕目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
 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得上殿奏事今雖邊
 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厲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
 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遊心清閑頤養
 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
 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擴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
 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

動經年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的確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

國文 卷四
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
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
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
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
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
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
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
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
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

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
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只是好疑執政不能心服不決則尤

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
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
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
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
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
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
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

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
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
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
可諭也伏望聖慈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
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
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
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軍卒中選將亦是一策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
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
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
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支吾今軍帥暗懦非其
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
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
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

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旣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

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

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

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
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
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
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
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
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
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
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
遷次補至於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

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舊
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
舊給不使大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
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
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
賊奇才異畧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具奏聞為... 類在... 亦... 矣矣

入... 矣... 矣... 矣...

論逐路取人劄子

剖析處最痛快可誦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

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

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

歐公論事每
每就事剖析
令人神解

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
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
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
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
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
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
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
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
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就中翻一層又透使合落者得合得者

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
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
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
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
今開封府寄應之弊今之世亦往有之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
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
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
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
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

宋為攝官即
今國家以本
人署敘論訓
等職

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

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此。一。言。又。破。千。古。弊。的。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

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上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

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
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蘇氏兄弟所論次青苗不便處最詳悉而歐
公此疏尤似有分割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
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
能究迷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
惡其說至煩聖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

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難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公所議便剖析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

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

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

朴催驅官錢免積久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

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

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

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

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

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

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

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

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

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戶戶盡請

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

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此○一○着○亦○是○至○底○抽○薪○之○策○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請耕禁地劄子

經國至計與蘇子由所上乞禁邊臣爭界劄子互看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旣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斗支往沿邊人戶旣阻險遠不能輦

運送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
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
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相斫斃萬一興訟遂構事
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
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
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出乏食是我師飢
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
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地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
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濟多方力拒而定是自
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
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
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
惹之害我軍無饑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
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
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

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
 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限一二歲間北界極北有以不歸限變則無事
 不耕而田只之六以教備其害國也引精禁出
 空其此何禁北入滋滋年界其害三出禁言地之
 知皆嵐軍年陸界界界米我漸多六六年而家具自
 則今軍部軍天此之則林想榮發文來年對錄年未

宋大家歐陽文忠公文抄卷之四

